

漢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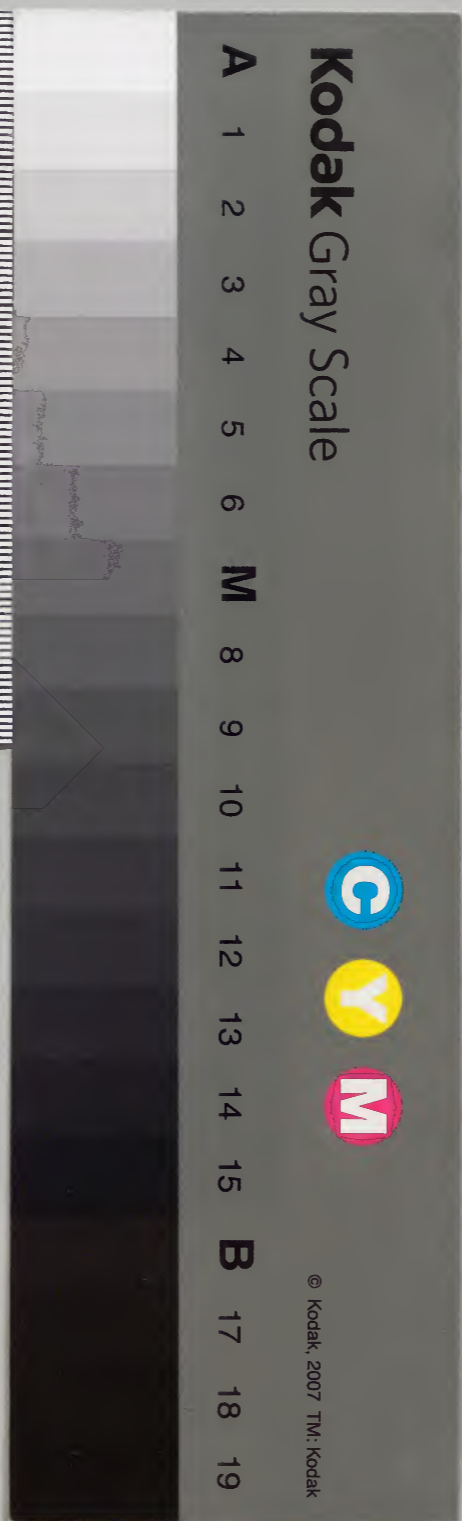
十二之八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九	三	一
四	四	〇	五

內閣文庫			
漢書	號	冊	函
二	九	四	五
〇	四	〇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94	
冊數	10 (3)		
函號	283	2	



漢孝武皇帝紀三卷第十二

元光六年冬初算商卑春穿漕渠通渭匈奴入上谷

殺略吏民遣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

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車騎將軍衛青出上

谷衛青者衛夫人子夫之弟也父鄭李河東平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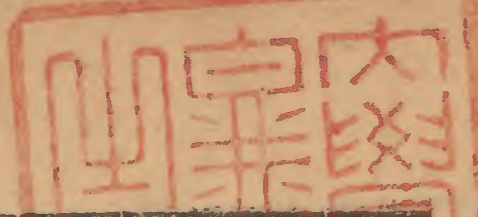
也初季與主家僮衛媼私通生青青冒姓為衛氏青

長姊君孺即公孫賀妻也嘗有相者曰貴人也當封

侯青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乎及子

夫自平陽公主家僮得幸於上立為夫人陳皇后之

大長公主捕囚青欲殺之公孫敖為騎郎與壯士募



青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子夫女弟貴故與陳
 掌通上乃召貴掌及公孫敖衛青之寵始隆矣其時
 諸將皆無功唯青頗斬首虜賜爵關內侯而李廣為
 匈奴所生得單于聞李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
 廣初被創胡騎置兩馬間絡囊盛之廣偽死漸漸騰
 而上馬抱胡兒而鞭馬南馳匈奴數百騎追之廣取
 胡兒弓射殺追騎遂得免後下吏贖為庶人夏大旱
 蝗六月行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冬十有一月詔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

下究而積行之君子擁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
 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賢者罪有司奏議曰
 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
 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二則黜地三
 則黜爵地畢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
 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進賢者退此所
 以勸善黜惡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
 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十有二月江東王非薨謚曰易
 王非好勇有氣力治宮室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盛春
 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赦天下秋匈奴入遼西殺太

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
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穢貊君南閭等口二十
八萬人降以爲蒼海郡魯王餘薨謚曰恭王餘好治
宮室苑囿狗馬長沙王發薨謚曰定王王母唐姬故
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而夜進其侍者
景帝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及生子因名發以母微
無寵故王名卑濕貧國

二年冬賜淮南王溜川王几杖無朝春正月令諸侯
王得以邑土分子弟於是藩國子弟畢侯矣是時主
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諸侯或連城數

十里地方千里緩則驕淫急則怨叛以法割削則邪逆
萌生近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適嗣代立餘
無尺土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彼人人喜得
所願實不分其國而久久稍弱又曰茂陵初成天下
豪傑兼并之家可使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凶
奴入上谷漁陽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西至符離
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北置朔方五原郡封青爲
長平侯校尉蘇建有功封平陵侯建築朔方城校尉
張次公有功封岸頭侯二月乙亥晦日有蝕之夏募
民徙朔方十萬戶徙郡國豪傑於茂陵秋燕王定國

有罪自殺無後國除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姦故誅齊王次昂自殺無後國除先是主父偃常求納女於王宮王太后不聽時王內淫亂主父偃言之於上上拜偃爲齊相以正其事偃驗王後宮宦者辭及王與姊妹姦偃使人以此動王王年少恐懾自殺公孫弘以爲齊王以憂死無後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遂族偃偃齊人也初遊說山東不遇乃曰丈夫生若不五鼎食死即當五鼎烹即西入關旣獲貴寵賓客輻輳及其死也莫之收視唯孔奢葬之上聞之謂孔奢爲長者

三年春罷蒼梧郡三月赦天下夏匈奴伊雅斜單于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月庚申皇太后崩御史大夫張歐免內史公孫弘爲御史大夫秋罷西南夷屯公孫弘以爲疲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請罷之築朔方城令人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數千人五年春大旱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驍騎將軍公孫賀遊擊將軍蘇建強弩將軍李蔡出朔方將軍李息將軍張次公出右北平凡十餘萬騎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方飲酒以爲漢兵遠不能至也衛

青徑夜至圍右賢王大驚乃將數百騎馳潰圍北遁僅以身免得右賢王裨將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產數千萬還師屯於塞上詔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益封八千七百戶而封青三子爲列侯青固辭子封上不聽將軍公孫賀李蔡護軍都尉公孫敖校尉李朔趙不虞戎奴都尉韓說皆以功封列侯衛青旣登大將軍貴寵甚盛自公卿以下莫敢不拜唯汲黯與亢禮或以責黯黯曰夫以大將軍之尊而有揖客反不重乎大將軍聞而賢之夏六月詔禮官勸學明禮崇化舉遺逸以厲賢才秋匈奴入代殺

都尉冬十有一月乙丑丞相薛光免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未有以侯拜者至弘始拜而封丞相封侯自弘始也論曰丞相始拜而封非典也夫封必以功不聞以位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矣譽必待試况於賞乎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若不勝任覆亂鼎實刑將加之况於封乎初弘牧豕於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嘗爲博士使匈奴不稱上意罷後應賢良舉上甚賢之起徒步數年位至宰相年八十矣弘於是起客館延賢人與叅謀議請博士置弟子負學者益廣故人賓客皆仰衣

食身爲布被脫粟飯一肉食家無餘財主爵都尉汲黯數面詰弘於上前曰弘每與臣等議事至上前即背之以從欲大不忠上問弘弘曰知臣者以爲忠不知臣者以爲不忠黯又曰公孫弘位爲三公而爲布被是詐也上問弘弘曰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之奢桓公以霸上不僭於君晏子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齊因以治下不比於民今弘布被誠詐也欲以爲名且無黯之忠陛下安聞此言上以弘爲有讓益厚待之弘爲人慎厚事後母孝謹辨論有理習文法吏變事飾以譎術每朝會議開陳其兩端令人主自擇

不肯面折廷爭然外寬內深意思主父偃嘗與弘有郤竟報其私弘與仲舒同學不如仲舒仲舒以弘爲諛膠西王縱恣數害長吏乃言仲舒使相膠西王王素聞仲舒賢善待之仲舒正身率下所居而治六年春二月大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強弩將軍李沮凡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虜三千級還休士馬於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出將六將軍逾絕漠北大剋獲蘇建趙信以三千騎獨遇單于戰敗信遂降匈奴建獨以身免歸大將軍議其罪議郎周霸等

曰自大將軍出未曾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軍威軍正閑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擒也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百餘士盡死無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返意也青曰善青幸得以肺肝待罪行陣之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軍威甚失人臣意且以臣之尊寵不敢擅誅於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諷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將吏皆曰善遂囚建上至長安赦之贖爲庶人憂死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相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

之其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校尉張騫從衛青有功封博望侯騫者漢中人也初爲郎應募使月氏時匈奴殺月氏王遂西徙故漢欲與月氏擊匈奴騫行爲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常持漢節不失後亡到月氏月氏未有報匈奴意騫留月氏歲餘乃還並南山從羗中來歸復爲匈奴所得留之歲餘會單于死國內亂騫乃與其胡妻來歸漢拜爲太中大夫初騫行百餘人十三年乃歸唯騫與唐邑氏奴二人得還騫身所到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國名具爲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

十四國皆在匈奴之西。婼羌國、沮沫國、精絕國、戎盧國、渠勒國、皮山國、烏耗國、西夜國、蒲犁國、依耐國、無雷國、捐毒國、桃槐國、休循國、疏勒國、尉頭國、烏貪國、卑陵國、渠類谷國、隋立師國、單桓國、蒲類國、西沮彌國、劫日國、孫胡國、三山國、車師山國、凡二十七國。小國也。小者七百戶，上者千戶也。杵彌國于闐國難完國、莎東國、溫宿國、龜茲國、尉梨國、危項國、鄆耆國、凡此九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大者六七千戶。南北有大山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中山中央有大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

在南山下，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陽關三千餘里，廣長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四道行：從鄯善旁出，南山西行至莎，居為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旁北山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葱嶺，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鄆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異俗，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之取給焉。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千里，自皮山以西至大頭痛山、小頭痛山，身熱赤土之坂，令人身

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懸渡之
坂狹者尺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淵行
者步騎相持繩索相牽引三千餘里烏孫王號昆彌
治赤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大
國也地方五千餘里東接匈奴西界大宛南與城郭
諸國接其俗與匈奴同其處土多雨寒而國多馬故
屬匈奴後稍強盛徒羈縻而已不肯往朝會罽賓國
王治修蘇城去長安萬二千里土地平坦溫和有苜
蓿雜果奇木種五穀稻多蒲桃竹漆治園池民雕文
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酒食有金銀銅錫以爲

器有市肆然以銀爲錢文爲駢馬曼爲人面出封牛
水牛犀象大狗沐猴孔雀珠璣珊瑚琉璃其他畜與
諸國同安息國王治潘兜城去長安萬二千六百里
地方數千里城郭數百有車舩商賈書革旁行爲書
記其俗與罽賞國同亦以銀爲錢文爲王面曼爲夫
人面一王死輒改其錢出犬馬大雀大宛國王治貴
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四十萬與安息
同俗出蒲萄苜蓿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
數十年不敗出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大月氏
本匈奴同俗居燉煌祈連山間匈奴老上單于殺月

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西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國都媯水其土地與安息同俗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號小月氏焉大夏本無大君長往往置小君長有五翕侯一曰未密翕侯二曰雙靡翕侯三曰貴翕侯四曰盼顧翕侯五曰高附翕侯康居國在烏孫西北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戶十三萬口六十萬與大月氏同俗奄蔡國在康居西北去長安萬二千里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津涯蓋北海河也烏弋國去長安萬五千三百里出獅子犀牛其錢文爲人頭曼爲騎馬自烏弋行可百餘日至條支國去長

安萬二千三百里臨西海出善幻人有大鳥卵如甕長老傳聞條支西有弱水西王母所居亦未嘗見條支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處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萬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以相避隱爲光明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隱惡覩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禹本紀山經有所考焉十有一月癸酉晦日有蝕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有奇木衆枝旁出復合於上上以問羣臣謁者終軍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今郊禮未

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
 合也蓋六鵙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
 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
 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
 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慕化者焉可恭已而待之宜
 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
 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所紀焉由是改元朔為元
 狩是歲北地匈奴名王率衆來降十一月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謀反誅之安好讀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
 數千人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書八卷

言神仙黃白之事上以安屬諸父甚尊重之初安朝
 上使作離騷賦旦受詔食時畢上每與燕會昏暮乃
 罷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謂安曰天下兵當大起安心
 以為上未有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乃治戰攻具
 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安
 以妖言阿諛安又以厲王遷徙感激之後安坐擁闕
 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官削三縣
 安由是怨望反謀益甚初將作亂召中郎伍被欲與
 計事呼之曰將軍伍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邪昔
 者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曰吾今見麋鹿遊於姑蘇

之臺今臣將見王宮中生荆棘而露霑衣也於是繫
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
否臣將爲大王劃計耳王曰天下治乎亂乎被曰竊
觀朝廷紀綱之叙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雖
未太平然猶爲治也王曰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
被曰臣聞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
樂爲用騎上下山谷若飛材力絕人常爲士卒先須
休乃敢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逾河乃渡
上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能過也王不悅
復曰公以吳王之起兵非也被曰吳王賜號爲劉氏

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舉兵
而西破敗而還身滅祀絕爲天下笑夫以吳衆不能
成功者何誠逆天違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
死者一言耳且吳王何知反今我令樓緩輕兵先要
城臯之口周被下潁川之兵蹇轅轅守伊闕之道陳
定發南陽之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
憂人言絕城臯之口天下不通據大川之險招天下
之兵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後王恐
謀泄謂被曰吾欲遂發兵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
有失行者皆自疑我舉兵而西向必有應者無應則

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致廬江有潯陽之舩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杜豫章之口強努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矣未見其福王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比至戲衆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精兵可二十萬公何言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儒術之士燔誦書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乎江西當此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曝兵露師嘗致

千百萬殭屍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仙多賚童男女三千餘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至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怨痛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嶺攻百越佗知中國勞極乃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心離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興百萬之衆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第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側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室而八於是勝廣大呼劉項並會天下響應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

雨故能起行陣之間以成帝王之業今大王見高祖
得之易獨不見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海內
一齊天下口雖未言聲疾雷雷令雖未發行化如神
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大將軍材
能非直章邯楊熊也且大王之兵衆未能十分吳楚
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王以陳勝論之臣竊
以爲過矣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泣作麥秀之歌痛
紂之不用比干也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
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臣竊
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身死

於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後復召被曰苟如公言不
可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方今諸侯無異
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地廣美徙者不足以實其地
可僞爲丞相御史詐書詔徙郡國豪傑及彫罪已上
赦令除家產五十萬已上皆徙朔方郡益發兵卒急
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尉司空上林都中官詔獄官
書罪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因使辯
士隨而說之儻可以徼倖王曰如此可也然吾以爲
不至於此詐作皇帝玉璽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
將軍都官令丞及旁近郡太守相都尉印綬因漢使

持節法官欲如伍被計又使人僞得罪而西使大將軍丞相一旦發兵則刺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已下如發蒙耳又曰汲黯喜直諫守節死義唯悼黯也欲發國中兵恐丞相二千石不聽謀僞失火宮中丞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持羽檄從南方來呼曰南越兵入又欲因以發兵後王更以他事大臣多逮繫獄者無所任未敢發兵伍被知事已發覺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上以被雅辭多稱漢美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之曰被首爲反計罪無赦遂族被而淮南王自殺黨與死者數萬人初嚴助

之使南越淮南王與相結及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廷尉張湯以爲助腹心之臣而外交諸侯當誅助坐棄市有司以衡山王淮南王親弟請追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會衡山王謀發覺初衡山王陰知淮南王謀畏淮南王并其國以爲淮南王發西欲起兵江淮間而有之陰與淮南王約束作反具公卿詣遣宗正大行治衡山王王聞之自殺十有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夏四月赦天下乙卯立皇太子據遣謁者巡行天下賜民年九十已上及鰥寡孤獨三老孝悌力田帛各有差五月乙巳

有蝕之從旁左太史占曰凡日蝕從上失君從
從下失人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十八日

其公卿請罷宗五大帝... 漢山王... 匈奴入... 殺數百人... 十八日... 漢山王... 匈奴入... 殺數百人... 十八日...

漢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公孫
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
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逾烏盭討邀濮涉
狐奴歷五國生獲匈奴單于子轉戰五日過鄆耆山
千有餘里合短兵鏖鼻蘭下斬虜侯王執混邪王及
相國都尉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去病者衛青姊少兒
子也父霍仲孺為縣吏給事平陽公主家與少兒私
通生去病去病初以待中為嫖姚校尉從衛青擊匈
奴有功封冠軍侯及至是役增封二千二百戶夏馬

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將軍去病公孫敖
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
鴈門殺畧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將兵出
右北平廣將四千餘騎副之與張騫異道匈奴數萬
騎圍廣廣軍士震恐廣乃使其子敢從數十騎直貫
突胡騎中出其左右而還謂廣曰胡騎易與耳軍士
心乃安稍爲營陣外向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
者過半射矢且盡廣乃持滿無發廣身自以大箭射
其裨將殺數十人胡虜稍稍解去會日暮吏士無人
色而廣意氣自如明旦復力戰而張騫以萬騎至匈

奴乃解去廣騎畧盡獨得以身免亦殺虜三千餘人
廣既歸以其所殺獲自當無罪無賞張騫以後期當
斬贖爲庶人廣亦爲庶人廣常夜遊田間飲還霸陵
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幾何匈奴入遼西召拜
廣右北平太守廣請尉俱至軍所而斬之江都王建
有罪自殺初易王薨建居服外舍召易王所幸淖姬
等十九人及女弟信臣等與姦通建遊章臺公子乘
小船建蹈覆其舩四人皆溺二人死復遊雷陂天大
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舩覆郎溺投水乍見

乍沒建臨視之大笑以爲樂卒皆死宮人女子有過
輒裸令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從狼
啣殺之建觀而笑之或閉人令餓死凡殺人無辜者
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令宮人與羝
羊及狗交自知罪多國中入欲告之建遂謀反作黃
屋蓋刻皇帝璽作漢節賂閩越約有急相助建時載
其父所賜天子旌旗出入後事發覺有司奏建無道
罪集紂之惡不至於是當以謀反法誅廷尉宗正即
問建建自殺本傳云魯哀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雖欲

不危亡不可得也是以古之人以宴安爲鳩毒無德
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諸侯王率多驕淫失道何則
沉溺於放恣之中居勢使之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
俗何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
近之矣膠東王寄薨淮南王謀反時寄漸聞其事私
作戰守備及後治淮南王事上令下吏辭出之寄後
自傷悔發病死不敢置祠後上立寄長子賢爲王秋
混邪王率衆四萬餘人來降封爲列侯單于怒曰混
邪王休屠王數爲漢所破單于欲誅之故二王謀降
漢休屠王後悔混邪殺之并其衆以降合四萬餘人

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而休屠王子曰日磾。與母闕氏及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休屠王祭天作金人。故曰金氏。上遊後庭視馬。後宮滿廄。掌養事數十人。莫不竊視。日磾獨不敢視。馬又肥好。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上異而問之。以狀對。即日拜爲馬監。後爲光祿大夫侍中。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參乘。入則侍帷幄。貴戚左右皆曰。陛下安得一胡兒而反貴重之。上益厚焉。日磾母教二子有法度。母病死。上圖母形於甘泉宮。日磾每朝見母畫像。常拜泣而後去。日磾二子皆爲士。弄兒其後。

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見之。即殺之。上大怒。日磾言其狀。上爲泣而心敬。日磾侍左右數十年。未嘗忤視。上賜守宮女。不敢近之。其謹慎如此。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爲六安王。慶寄之愛子也。上憐焉。故立之。封蕭何曾孫慶爲鄼侯。先是康父則嗣有罪免。故以弟子勝嗣。有罪免。侯。故以兄子慶嗣。何後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千餘人。遣謁者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一以名聞。是時混邪王新降。縣官費衆倉庫空竭。貧民流徙。皆仰給貸於縣官。縣官無以賑之。河

南人式以錢二十萬與太守助廩貧民時富民多
匿財者唯式願出家財上召拜爲郎中賜爵左庶長
復田十頃布告天下以諷百姓式以田畜爲事有羊
千餘頭先是時擊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
上問式欲官乎對曰不願又問家有寃乎曰無也以
爲天子誅匈奴賢者宜盡節有財者宜輸之則匈奴
可滅也時丞相公孫弘以爲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
可以爲化不許之及式爲郎中上乃使式牧羊上林
苑中羊肥息上見問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
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拜緱

氏令吏民便之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是歲發謫
吏卒穿昆明池

四年春有司言關東流民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
無以衣食賑廩用度不足請收銀錫以白鹿皮造白
金及皮幣以足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
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爲皮幣直三十萬王侯宗
室朝覲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以銀錫爲白金
三品其一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其二
差小而方之其文曰馬直五百其三復小墮之其文
曰龜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五銖錢重如其文又盜

鑄作幣罪死於是孔僅爲大司農丞領管鹽鐵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能心計年十三爲侍中言利事皆析秋毫而始筭緡錢及車船矣其後弘羊請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各得徃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商賈所販賣爲賦而相準輸置平準官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諸物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富商大賈無所侔大利物皆反其本而物不得踴貴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又請令民得以粟補吏罪人得以贖死及入粟爲吏復各有差於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足乃賜弘羊爵左庶

長黃金二百斤會天大旱上令百官請雨太子傅卜式言於上曰縣官當衣食租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賣求利獨烹弘羊天乃雨是時董仲舒說上曰古稅民不過什一使民歲不過三日民財用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畜妻子故民悅而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道除井田之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人專川澤之利營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邑有人君之尊里有王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有吏卒征衛屯戍一歲力役四十倍於古田稅口賦二十倍於古或

耕豪傑之田見稅什五故常衣馬牛之衣食大豕之食又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行民無所聊生逃亡山林並爲盜賊斷獄一歲以十萬數漢興遵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占田塞兼并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徭役以寬民然後可治也其言未施行有星孛於東北夏有長星出於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萬餘騎步兵數十萬青到漠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單于遁走追至寘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前

將軍李廣右將軍趙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罪廣與大將軍別道迷而後期大將軍遣長吏責問廣令詣幕府對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迷而失道豈非天邪且廣年已六十餘終不能使復對刀筆吏矣遂自刎死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莫不垂泣廣初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文帝奇其才曰使廣遭高帝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吳楚反時戰昌邑下顯名後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助廣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告廣廣曰此必

匈奴射鵰者乃從百餘騎馳射殺二人生得一人匈奴數千騎望見廣以爲誘騎驚出兵上山而陣廣直前來至匈奴二里止令皆下馬解鞍有白馬將軍出護兵廣射殺之復還解鞍縱馬胡兵怪之卒不敢擊會日已暮胡以爲漢有伏兵乃夜遁走嘗獵見草中石以爲伏虎射之入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廣之軍吏士卒多以軍功封侯者而廣終不得封初西羌反廣誘降者八百餘人而同日盡殺之望氣者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賜葬地陽陵二十畝盜取長陵三畝又侵神道墻地一畝葬其中行五銖錢徙天下大姦猾吏民於邊關內侯郎中令李敢怨衛青之恨其父也乃擊青傷之諱而匿之居無幾何敢從上甘泉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夏四月乙丑太子太傅嚴青翟爲丞相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夏四月乙巳朔立皇子闕爲齊王賜策曰惟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廟立皇子闕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闕受茲

青土朕承天序唯崇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之哉龔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明德顯厥有不臧無乃凶于乃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慎歟王其勗哉立皇子且爲燕王胥爲廣陵王皆賜策六月乙卯詔遣博士六人分巡天下存孤寡恤廢病賑窮乏勸孝悌舉獨行之君子秋七月大司馬驃騎大將軍霍去病薨發屬國玄甲陣自長安至茂陵爲塚塋象祁連山謚曰景桓侯去病爲將敢深入赴利不顧其難然士卒或乏糧食上嘗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如何耳其不蹈用古兵法

上爲治第對曰匈奴不滅臣何以家爲去病後甚貴寵而衛青稍衰賓客故人皆去青而事去病唯故益州刺史任安不肯去初去病旣壯大乃自知爲霍仲孺子會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乃迎見仲孺大爲置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之仲孺小子光字子孟時年十餘歲因將光西入關仕光爲郎遷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同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六月得寶鼎於

河東汾水上薦見於宗廟藏於甘泉宮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羣臣伏賀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光祿大夫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王怒召而問之對曰周有明德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爲周寶今陛下恢崇大業天瑞並至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縣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賜金五十斤初公孫弘奏禁民無持弓弩曰一賊彎弩百吏不敢前此盜賊所以難容也上下其議壽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之道也臣聞聖人合射以教人不聞弓矢以爲禁

也攻奪之罪死而猶不禁大姦之重誅而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吏不能止良民自衛而抵罪犯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令學之者不得修其業不甚便上以難弘弘屈服焉壽王字子贛涿郡人也後坐事誅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博士徐偃使循行天下郡國矯制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奏偃法至死偃對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存萬民者專之可也湯不能屈其義有詔使中謁者終軍問其狀終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政家殊俗安危之勢呼

五
漢紀卷十三
十一
吸成變故有專已之義。今天下爲一，春秋之義，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而辭以出境，何也？且鹽鐵郡國有餘藏，正二國廢不足爲害，而以安社稷爲辭也。偃以前三奏不許，而直矯制作威福，此明王所必加誅也。凡偃鑄鐵，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今魯之鼓鑄當先具其器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倍也。枉尺直尋，孟子猶稱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以爲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採名也。偃辭屈下御史大夫服罪，終軍，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爲博士，到府受遣，太守賢而友之，軍揖太守而去，徙而入關，關吏

與繻曰：還當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棄繻去，及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前棄繻生也。

二年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御史中丞李元與湯有郟，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元姦事事下湯治論殺元，而厚德謁居。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主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謁居摩足，疑與爲大姦。丞相長史朱買臣等素怨湯，亦言湯且欲爲請奏所愛幸賈人田信等，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上，以問湯。湯不服罪，於是上使使迫

責湯湯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昆弟
諸子欲厚葬之湯母曰湯爲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
葬之有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
此子乃盡誅買臣等初湯好文涉深刻與太中大夫
趙禹共定律令禹官至少府亦深刻然禹意在奉公
孤立而湯佞智以諛世主接士大夫造請諸公不避
寒暑以得聲譽上甚信用之每朝奏事日旰忘食丞
相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湯嘗病上親問疾匈奴
嘗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以和親爲便湯
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不若湯詐忠也上

作色曰吾使山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
曰居一縣又曰不能復曰居一鄣山自度窮且下吏
因曰能遣山乘一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
羣臣畏湯莫敢言矣湯子安世少爲郎給事中尚書
精勤於職休沐未嘗出行後上方幸河東亡書二篋
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本書以
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郎中令安世寬
仁與父行異十有二月丞相嚴青翟下獄死春起栢
梁臺三月大雨雪辛亥太子太傅趙周爲丞相夏大
雨水關中餓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

不辭難江陵饑寒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分
循天下吏民有能救饑困者其舉以聞

三年冬十月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十
有一月令民有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春正月戊子陽
陵園災夏四月雨雪關東郡國七十餘縣飢人相食
常山王薨諡曰憲王王子勃嗣有罪廢徙房陵立
憲王中子平爲真定王徙代王義爲清河王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東行幸汾陰十有一月
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
問周王後得孽子嘉封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春二

月中山王勝薨諡曰靖王勝樂酒好內色有男子百
二十餘人夏封方術士欒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欒
大膠東人也以方術言於上曰臣嘗往東海中見安
期羨門之屬臣師曰黃金可成河水決可塞不死之
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將軍則方術之
士掩口不能言矣文成將軍者齊人也姓李字少翁
以方術進拜爲文成將軍上以客禮待之於甘泉宮
中畫太一諸鬼神像所設祭祀欲以致其神歲餘其
方不効乃爲帛書以飯牛僞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而
視之上識其手書問之果服乃誅上旣殺文成而悔

之及得樂大甚喜乃大敢爲大言處之不疑上使驗
小方闢棊碁自相觸大言能致其師陛下必欲致之
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上乃拜大爲五
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凡四將軍四
印賜列侯甲第僮十人乘輿廐馬帷帳器物以充其
家以衛長公主妻之賚黃金萬斤上親至其家自公
主大臣將軍卿相已下皆致酒其家刻玉印曰天道
將軍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茹上大亦衣羽衣立白茹
上受印綬以示不臣於是五利將軍嘗夜祠其家欲
下其神後裝欲入東海中云求其師至大山不敢入

海上使人隨而驗之皆妄言不効先是方士李少君
乃言能致物却老少君嘗至武安侯家有老人年九
十餘少君乃言與老人大父遊獵處老人爲兒時識
其家處一坐盡驚上有古銅器以問少君少君對曰
此器齊桓十年陳於栢寢下案其刻銘果齊桓公器
時皆謂少君數百歲人也少君言祠竈可致物如丹
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而蓬萊
仙人可得見也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其後
方多不効而少君病死道士以爲化去不死也齊人
公孫卿言黃帝得寶鼎而神化登於天讖書言漢興

正當黃帝之運漢之聖德者在高祖之孫上曰嗟乎
 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爾拜卿為郎使候
 神於太室是時言神怪方術者以萬數入海求仙人
 者數千人上幸東萊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
 見大人迹諸方士後皆無驗上益厭倦然猶羈縻不
 絕冀望其真上嘗疾病有巫為上致神君貴者曰太
 一其次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云非可見但聞其
 言言與人音等也時去則若風肅然嘗以夜至或以
 晝至或居室帷幄中上禮之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
 通飲食所欲言又置禱官張羽旗設祭具以祀神君

所上使人記之其言世俗所知亦無餘殊者而上心
 甚善之其事祕世莫傳也而信以為神矣論曰易
 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
 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
 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為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
 異也鬼神髣髴在於人間言語音聲此精神之異也
 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為瑞
 惡則為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
 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
 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

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
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災矣且其
人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况其能爲神乎凡物之怪亦
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起於民則有非言
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凋弊加以
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虛而無實
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
讟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於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
神形氣各返其本矣 秋馬生渥洼水中九月辛巳
丞相趙周下獄死丙申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立常

山憲王舜少子裔爲泗水王

萬曆二十六年刊

漢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

式

漢紀卷十三

七

世

漢書卷之十三

漢書卷之十三

三六

漢孝武皇帝紀五卷第十四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登隴崆峒而還十有二月辛巳朔旦冬至始立泰時於甘泉夏五月諫議大夫終軍使者安國少季使南越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大冠衣長纓必羈越王之頸致之闕下軍既至越王聽命上大悅賜南越大臣印綬令一用漢法使者留鎮撫之王太后皆莊嚴將入朝越相呂嘉不欲內屬初尉他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言入見亡國之勢也故他欲入朝而不可果王太后置酒請使者及嘉等欲因使者權謀因以

陶仲

誅嘉使者相倚伏莫敢發嘉覺之則趨出稱疾陰謀
作亂令國中曰王少年太后中國人與使者安國少
季私通專欲內屬無顧我越民社稷萬世之計遂攻
殺太后及王盡殺使者齊相上式上書願父子將兵
死南越以盡臣節上不遣而賢之賜爵關內侯黃金
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丁丑晦日有食之秋有蛙
蝦蟇鬪闕下上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
戈船將軍嚴助下瀨將軍祖廣明因擊南越別道出
咸陽會番禺城下九月八日遣黃金酎祭宗廟不
如法奪爵者百六十八人樂大樂通作

西

羗衆十餘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安定圍枹罕匈奴
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遣將軍李息征西羗上將幸緱氏至安
邑桐鄉聞南越破因改桐鄉爲聞喜縣春至河新中
鄉得呂嘉首因以中鄉爲獲嘉縣以南越地爲南海
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又遣
將軍韓說平西南夷以其地爲武都牂牁越雋沈黎
文山五郡秋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等擊
之又遣浮海將軍八孫賀出九原强弩將軍趙破奴
出令居擊匈奴皆出塞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

武

漢紀卷十四

三百七十八

武威酒泉郡置張掖燉煌徙民以實之是歲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

元封元年冬十月上自帥師巡邊置十二部將軍勒兵十八萬騎連旌旗徑十餘里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安城北登單于臺望朔方臨北海威震匈奴遣使者邠吉告烏維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矣今天子自將待邊單于能戰亟來不能則臣服何但逃伏漠北寒苦之地爲單于壟焉單于怒囚吉遷之北海上然終不敢出上還祠黃帝於泰山迺歸甘泉東越殺其王餘善以降遷其民於江淮之間遂空其地春

正月行幸緱氏登嵩高聞聲稱萬歲者三羣臣吏卒莫不稱皆聞之於是封太室以三百戶爲奉邑禁民無伐其山木復其民遂東巡海上御史大夫卜式貶爲太子太傅內史倪寬爲御史大夫夏四月癸卯上遂登封太岳初議封禪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故有遺書言封禪事上以問內史倪寬寬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緝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嚮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瑞符著明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人人自畫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

之極兼總條貫金聲玉振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
 上乃自制禮儀採儒術以文焉拜寬為御史大夫從
 封禪行自太山復東巡海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
 原歸於甘泉初梁相有褚大通通五經為博士時倪
 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上徵大通自以為得御史
 大夫至洛陽聞寬為之大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
 於上前大通不及寬乃退而服曰上誠知人賜太山
 所過民年七十以上及孤老帛秋無出租算賜天下
 民爵女子百戶牛酒五月歸甘泉秋有星孛於東井
 又孛於三台本志以為其後衛太子亂之應齊王閔

襄無子國除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正月行幸緱氏遂至
 東萊夏四月祠太山至瓠子臨決河令從臣等將軍
 已下皆負薪塞河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
 年米行還築通天臺于甘泉作飛廉館於長安公孫
 卿言仙人可見陛下每在常處故不見故作通天臺
 以候神朝鮮王反殺遼東太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
 朝鮮本秦時屬遼東漢興以為其遠難守故遼水為
 塞盧結之反也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在遼居
 秦故地稍稍侵屬其東小蠻夷而王之地方數千里

保塞外爲臣傳子到孫至右渠抗命不賓故於是而
伐之六月甘泉宮中生芝草九莖上嘉之乃赦天下
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於太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
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等
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里內人
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
玄菟貞番四郡楊僕坐失亡多免爲庶人荀彘坐爭
功棄市秋七月濟西王瑞薨瑞數犯法有司請誅瑞
上不忍凡再削國去太半瑞怨譴瑞杜其南門從一

門出入宮室府庫壞漏財物以巨萬計盡府終不復
收省吏二千石欲以法治瑞瑞輒求其罪詰之無罪
者藥之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無子國除武都氏人反
分徙酒泉郡十二月雨雹如馬頭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
至代而還行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有神光集于靈
壇一夜三見夏大旱民多渴死秋匈奴寇邊遣將軍
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上南巡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瀛天
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鮫魚于江中獲之遂北至琅

正 漢紀卷十四 三百八十三
邪傍蒲浪海所過禮祀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
增封甲子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因朝諸侯王列侯
受郡國計夏四月赦天下賜鰥寡帛貧窮者粟所幸
縣無出租賦大司馬大將軍衛青薨謚曰烈侯青既
尊貴而平陽侯曹宇有惡病就國薨長公主問列侯
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公主笑曰此常騎從我柰
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主諷太后太后白之
上乃詔青尚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家像廬山初置
刺史部十二州詔曰蓋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至千里士

或負俗之累而立成功名甘六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
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以聞

六年冬幸回中春作首山宮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赦汾陰殊死已下賜天下貧民帛益州昆明反遣將
軍郭昌擊之夏京師民觀角觝于上林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太山十有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祠上帝於明堂乙酉栢梁臺災夏侯始昌先言其
災日始昌魯人也明於陰陽以術進而爲梁王太傅
上甚重之以選爲昌王大傅十有二月禮高里祠后
土東臨渤海望祀蓬萊還受計於甘泉宮春二月起

建章宮夏五月正律曆以寅月爲正首色尚黃數用
五定官名正律曆協音樂昔夏以寅月爲正殷以丑
月爲正周以子月爲正承三統十一月乾之初九其
位在子天氣始起生陰陽之化故子爲天統六月坤
之初六其位在未陰受陽任成剛柔之刑其衝在丑
故十二月爲地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湊出於地人
奉之而承之故寅爲人統自夏殷及周三變而復故
漢用夏正天統始施化於子半日萌生而色赤地統
受之於丑始化而色黃半日色化而白人統受之於
寅始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色青故夏色尚黑殷色

尚白周色尚赤律曆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
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校之氣物
和之心耳以達自然之數以順性命之理數者一十
百千萬也本起黃鍾之數始於一積之無窮以周備
事物之數職在太史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所以諧
八音正情性移風俗也八音者土曰缶匏曰笙皮曰
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祝歌角者觸
也物出於地載芒角也徵者祉也物盛而繁祉也宮
者中也商者量也物盛而可量度也羽者宇也物聚
而覆宇之也合之五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

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
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爲心宮爲君商爲臣角
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六律律法也以統氣類物子曰
黃鍾寅曰太族辰曰姑洗午曰蕤賓申曰夷則戌曰
無射六呂呂助也以助陽宣氣未曰林鍾酉曰南呂
亥曰應鍾丑曰大呂卯曰夾鍾巳曰中呂黃鍾黃中
色也鍾種也言以中色布種物也大呂呂助陽也太
族族湊也言湊地上爾也夾鍾夾輔陽也姑洗姑固
也洗潔也言固潔物也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
陽也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導物而繼之也林鍾

林居也言陰受陽任居鍾物也夷則夷傷也則法也
言陽正法使陰夷當傷之物也南呂南任也陰受陽
任成物也無射射厭也陽究陰成終而復始無厭之
也應鍾陰應陽而後鍾物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
鍾之律長九寸爲管或損或益以定五聲九六相生
陰陽之應故三分黃鍾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
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
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
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
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

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轉八八六十四爲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秬黍之中者一黍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一引而五度審矣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籥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本起黃鍾之籥以秬黍之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籥十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爲嘉矣籥者興也合者合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也職在太倉

大司農掌之權衡者所以平輕重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鍾之重籥容千有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銖者從微不至見可殊異也兩者兩鍾之重也二十四氣爲象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爲易二篇之文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爲斤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以平均物也三十斤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四鈞四時之象也重一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而五權備矣物與權均而生衡衡運而生規規圓而生矩矩方而生繩繩直而生物定矣是謂五則君臣用

馬以定國禮百工由焉以爲法式職在鴻臚鴻臚掌
之夫推曆生律制器權衡規矩準繩度量探頤索隱
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匈奴單于好殺伐左右大都尉
欲殺單于以降漢於是使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
城於塞外事覺左右大都尉誅死秋八月行幸安定
發天下謫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秋大蝗自
東方飛至燉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石慶薨慶即奮之小子世以
淳厚爲行奮四子皆以孝謹位至二千石故景帝并
其號曰萬石君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步走見路

馬必軾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
侃侃如也唯謹爾上賜食於家稽首俯伏而食如在
上前其執喪哀戚而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敬謹聞于
郡國奮長子建爲郎中令建奏事事下建讀之而馬
字少一點建驚恐曰死罪矣其畏懼如此有言於上
屏人言極切廷見若不能言慶爲太僕從出上問車
中幾馬慶以鞭數馬畢乃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
爲輕易然猶如此諸孫皆孝唯建最甚萬石君卒建
在喪扶杖乃能行歲餘亦死初慶爲齊相齊相慕其
家行不言而治及爲丞相厚謹而已太僕公孫賀爲

丞相二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腰五日祠門戶比臘夏五月藉吏民馬補車騎馬秋蝗遣峻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爲匈奴八萬騎所圍遂沒其軍破奴居匈奴中十餘年後亡歸漢冬十有二月御史大夫倪寬卒初寬以儒學進家貧受業博士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爲廷尉卒吏以不習吏事除爲從史徙之北地視畜數年還廷尉適有疑奏以再見御史掾吏莫知所爲寬言其意事即得可後上問張湯前奏事非掾吏所爲誰爲之湯對曰臣從史倪寬湯由是

以寬爲奏讞掾徙爲侍御史見上問尚書經義數事爲太中大夫遷左內史民甚信重之後有軍發左內史粟負租課殿當免吏民間之輸租襁負不絕課更以最

三年春正月行巡狩海上膠東相王延廣爲御史大夫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間遣光祿大夫徐息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到盧朐山遊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強弩將軍路博德築居延城秋匈奴黎湖塗單于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入張掖酒泉殺都尉四年春正月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

馬初廣利將騎六千步兵數萬人至貳師城下取善馬西至郁夷城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食乏而還往來二歲到燉煌士卒十遺二三上書請罷兵上大怒乃益發兵卒六萬人負從者不豫牛十萬馬二萬驢騾駝以十萬數多賫糧轉運奉軍天下騷動廣利遂進兵當道小國皆送迎給廩食徑到大宛城圍宛三十餘日宛中貴人共殺其王毋寡奉其首出食給軍悉出善馬漢擇取其善馬十匹中馬三千餘匹乃共與立宛貴人昧察爲王與盟而還諸所過小國皆遣子弟從入獻見因爲質焉還玉門關死者萬

餘人馬數千餘匹行乏食戰死甚多將吏貪不愛士卒故死亡者多上以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封廣利爲海西侯封騎士趙弟殺郁城王爲新時侯拜卿三人二千石數百人千戶以下千有餘人廣利者李夫人兄也廣利弟延年性知音善歌舞上愛之乃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而李夫人亦善舞甚姣麗有寵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上問而謝曰妾聞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宴墮見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宜見我囑託兄弟乎將加賜千斤而與兄弟尊官乎李夫人答曰尊官在帝不在

一見上固欲見之夫人遂轉向壁歔歔不復言於是
上不悅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見囑託兄弟邪
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見帝者乃所以深託
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
以戀戀者乃以爲平生容貌今見我顏色毀壞必有
咄棄我意尚復肯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
以后禮葬之圖畫其形於甘泉宮而尊重其兄弟廣
利爲將軍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有
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燭設帷幄陳酒食而
令上居他帷遙見好女子如李夫人還帳坐而眇然

不得就視初上發讖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後得烏
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宛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
也名曰天馬更名烏孫馬曰西北極馬上甚好宛馬
每使使者相望於道率十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
人一歲中使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
近者五六歲而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旨者輒
案重罪以激怒之因復求使自贖由是使無窮已而
輕犯法募吏民自占使者無問所從來皆遣之而漢
使窮河源矣外國朝貢並至上乃悉從外國客巡行
至海上大都多人民則過之觀民人府庫之饒厚賞

賜作角觥戲出竒戲酒池肉林以觀示之秋起明光宮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吏卒食大宛旣破外國振恐上欲遂困匈奴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齊桓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於是復圖匈奴矣遣中郎將蘇武至匈奴匈奴留武不得歸武固執漢節不肯降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使使來獻大羽白雉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秋發謫戍屯五原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

區宇軍正丞胡建欲誅之陰約其從卒監軍御史與諸校尉列坐建趨至拜謁因令卒引御史斬之諸校尉驚愕不知所謂建遂上奏曰監軍御史穿北軍垣以爲賈利於使文吏議不至重高皇帝法曰壁壘已定穿踰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之臣謹按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軍法焉臣謹案以法斬上壯其節制書答曰國容不入軍容軍容不入國容何文吏也建有何疑焉是歲濟南太守王延年爲御史大夫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李廣

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斬首虜萬餘級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與鞬汗單于戰斬首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陵者李廣孫敢兄當戶之子使陵爲貳師將軍督輜重陵稽首曰願得自當一隊上曰吾無騎與汝陵曰不用騎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至峻稽山與單于相遇以騎三萬攻陵陵千餘弩俱發應絃皆倒虜還走上山陵追擊之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賢王馳兵八萬騎攻陵陵且戰且却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復大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五日

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燒陵陵亦令軍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自步鬪樹木間復殺虜數千因發連弩射單于下走是日捕得生口言單于曰此漢精兵也日引吾南行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軍長皆曰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勝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日戰數十合復力戰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中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進兵使騎並擊

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趨降遂遮道攻陵四面射
矢下如雨陵矢且盡即棄軍去士卒尚三千餘人徒
斬車輻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單于入遮從山
上墜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兵敗吾死矣軍吏
或勸陵降陵曰吾不死非壯士也陵嘆曰使人有數
十矢足以免矣今無兵復戰令軍士人持三升糒一
片冰令各散去遮虜鄣相待陵與延年俱上馬壯士
從者數十人虜千騎追之延年死陵曰無面目以報
陛下遂降士卒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
塞百餘里單于以大女妻陵立爲右校王上聞陵降

大怒大臣憂懼太史公司馬遷上言陵功以陵之不
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將軍出時令陵
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持而貳師無功上以遷欲沮
貳師爲陵游說後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單于爲兵
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遷腐刑陵聞之曰教單于爲
兵者乃緒也非陵也李緒者故塞外都尉先是降匈
奴陵痛其家以緒誅乃使人刺殺緒司馬子長旣遭
李陵之禍喟然而嘆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始自黃帝
以及秦漢爲太史公記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益州
刺史任安與遷書責以不推賢貢士遷報書曰僕賴

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三十餘年矣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議不能引綱維盡思慮今以虧形在蘭茸之間當何言哉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南鞅因景監見趙良爲之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耻之柰何使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少負不羈之氣長無鄉曲之譽幸得奉薄伎出入周衛而事乃有大謬夫僕與李陵趣舍異路素非相善也然觀其爲人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竒矣今舉

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痛心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挫億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給悉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軍士無不奮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捲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場雖古名將不見過也身雖陷敗其所摧破亦足暴功於天下僕以爲陵之不死直欲得當報漢也時主上聞陵敗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量欲効其款款之愚因推此意以言之欲以

廣主上之意上以僕非沮貳師而為陵遊說遂下之於吏拳拳之忠終不能自明列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僕聞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色其次不辱辭今且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僕所以隱忍苟活身陷糞土之中而不辭者私心有所不盡疾沒世而名不稱於後世也昔百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足兵法修刑僕竊不自量託於無能之辭欲網羅天下放逸舊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僕誠以

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後人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太史公記凡百三十篇五十餘萬言遷父談亦為太史公自叙其先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也本傳曰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家戰國策逮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摭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䟽略或有抵忤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姦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則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虛

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
攻城斷道路遣直指使者梟勝之等衣繡衣仗斧鉞
分部逐捕刺史郡守已下皆伏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延年有罪自殺執金吾杜
周爲御史大夫初榷酒沽三月行幸太山修封禪祠
明堂因受計還北海祠恒山瘞玄玉夏大旱四月赦
天下所過無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
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貳師將軍李廣利
將六萬餘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

將萬騎步兵二萬人出鴈門遊擊將軍韓說將步兵
三萬人出五原強弩將軍路博德將步兵萬餘人與
貳師將軍會與匈奴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
尊爲昌邑王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
等

一十六年刊

漢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杆軍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腰
斬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陵在雲陽巳巳晦日有
蝕之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秋大旱九月募死罪入贖錢
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周南陽人也
為吏深刻為廷尉詔獄繁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
不減百餘人郡國一歲或千餘章大者連罪證案數
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詔獄
因責章告不服以掠笞而定之於是聞有罪者皆亡

漢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杆軍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腰
斬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陵在雲陽巳巳晦日有
蝕之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秋大旱九月募死罪入贖錢
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周南陽人也
為吏深刻為廷尉詔獄繁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
不減百餘人郡國一歲或千餘章大者連罪證案數
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詔獄
因責章告不服以掠笞而定之於是聞有罪者皆亡

匿繫獄久者十餘年赦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為不道廷尉及中都官詔獄罪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嘗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寬大令周錫地歎曰復假吾數十日足吾事矣其酷暴如此及為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為郡守貲累巨萬治民皆酷暴而少子延年字幼公行寬厚云光祿大夫暴勝之為御史大夫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櫟陽渭水廣袤一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決渠為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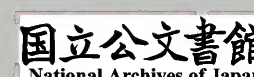
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鄭國昔韓國之小水工也韓患秦東北欲罷勞之乃遣鄭國說秦令鑿渠引涇水自中山以西抵湖口為渠緣北山東注洛水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計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為韓延數年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溉田四萬餘頃收皆一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之憂秦以富強因以名為鄭國渠昔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群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

皆如西門豹之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以三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傍，西門豹不知用之。若知而不興，是不仁也。若其不知，是不智也。夫仁智而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決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令，名為史公。決漳水，兮溉鄴，傷終古，斥鹵兮生稻，糧百姓，豐足。民用寧康，皆言水之六利也。

三年春止月，行幸甘泉。呂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祀日成山，登之，罟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錢五千，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禪，丙戌，禮石閭。夏四月辛亥，行幸不其山，祀神於交門宮。若有神饗坐拜者。五月，行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地有蛇，自郭外入，與邑中蛇群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有二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行還，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謚敬。蕭彭祖巧佞，足恭心刻，好法律，常以詭詐求相。



二千石言語微短輒書以迫劫之及汙以姦利二千石無能滿歲者輒被罪刑夏大旱冬十有二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之十有一日乃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下獄歿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初賀頓首流涕不受印綬上不聽賀懼曰禍從此始矣賀子敬聲有罪下獄是時詔捕京師大俠陽陵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遂捕安世以贖子罪上許之果得安世安世大笑曰丞相禍及族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者祭祀馳

道埋桐偶人呪咀上事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俱死獄中而家族矣涿郡鐵官鑄冶銷金皆飛上天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拔樹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行幸甘泉宮秋七月使使者江充掘巫蠱於太子宮巫蠱之禍始自朱安世成於江充充趙人也爲敬肅王上客趙太子丹疑充以已陰事語王收捕充不得盡殺其父兄充亡入關上書告趙太子罪至死會赦得免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初上見充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燕國固多奇士以充爲直指使者督三輔盜

賊充從上至甘泉還逢太子家人乘車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奏没入其車馬太子使人謝罪不聽遂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遷水衡都尉後上使充治巫蠱事充將胡巫掘地求桐人及爲他姦怪徵驗輒收拷燒金鉗灼強服之民輒相引以巫蠱劾以大逆不道死者數萬人莫敢訟其寃充與太子有隙恐上一旦晏駕爲太子所誅因言宮中有巫蠱氣上令案道侯韓說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御夫人以次及皇后遂及太子宫云得桐木人太子少傅石德謂太子曰上疾甚在甘泉皇后諸吏家請問

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秦扶蘇耶今無以自明乃收充窮治姦詐壬子太子詐令客爲使者收捕充等韓說格歿蘇文亡歸甘泉太子使人白太后太后發武庫兵長樂宮衛士太子親臨罵充曰趙亡虜亂趙國父子未足邪今乃亂吾父子遂斬充以徇告百官曰江充反灸胡巫於上林中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聞怒詔丞相發三輔近縣兵捕反者太子懼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名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而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因而驅四市人合數萬人

逢丞相合戰五六日死者數萬人流血入溝中庚寅
太子敗出走南奔覆盆城門得出皇后自殺司直田
仁部不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之御史大
夫暴勝之曰司直二千石當先請之丞相乃止上聞
之大怒責問勝之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是也大
夫何敢擅之勝之自殺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與
田仁皆腰斬諸太子賓客皆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
法族之吏士刻掠者皆徙燉煌論曰任安之斬也
是開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
吉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城諸城門以太子持

赤節故更節加以黃毛上怒甚群臣憂惶莫知所出
壺關三老上書曰臣聞父猶天母猶地子猶萬民也
天平地寧陰陽和調萬物乃茂父慈母愛室家得中
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
喪亡昔孝己孝而被謫伯奇仁而放流骨肉至親父
子相疑何則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
萬世之業繼祖宗之重親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
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太子
造飾姦詐親戚隔絕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
臣獨含冤結憤而無告訴不勝忿忿之心起而殺充

恐懼逃遁子盜父兵以救難者欲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趙太子天下誰不聞其罪固宜誅戮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攻之又使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無患太子之非亟罷兵甲無令太子久亾臣不勝眷眷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上感悟之八月辛亥太子歿於湖太子亾到主人家貧織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陰使求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閉室自經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戶開新安令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格鬪死皇孫二人皆遇害後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之無罪也乃封李壽爲抱侯張富昌爲蹋踈侯而高廟令田千秋復訟太子寃曰臣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上言曰子弄父兵罪當可赦天子之千過悞殺人何罪哉上悟曰是高廟之靈使公覺朕也公當遂爲吾輔佐乃擢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湖加兵於太子皆族之作思子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癸亥地震九月大鴻臚商正成爲御史大夫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至安定北地匈奴入酒泉殺兩都尉二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十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城至浚稽山多斬首虜通至天柱山虜引去因招降車師皆引還廣利兵敗降匈奴夏五月赦天下六月壬寅丞相屈釐下獄腰斬屈釐者中山靖王子也貳師初與屈釐辭曰願君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太子若立君有何憂哉屈釐許諾屈釐女爲廣利子妻而昌邑王李夫人子也故欲共立之上聞其言而惡之後屈釐妻坐爲巫蠱呪咀屈釐腰斬

妻梟首廣利妻子亦見收廣利聞之懼降于匈奴遂族矣秋大蝗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有隕石于雍二時天晴晏然無雲有紅氣蒼黃色若飛鳥集成陽宮南隕星于雍聲聞四百餘里隆而爲石其色黑如礬三月上行幸鉅鹿還幸泰山修封禪庚寅祠高祖于明堂癸巳禮石間夏六月還幸甘泉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千秋無他材能術學敦厚有智居位自稱逾於前後數公是時天子疲于兵革上亦悔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奏言故輪

臺以東皆故國處有溉灌田其旁小國少錐刀貴黃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輪臺置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產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事上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田輪臺曩者朕之不明與師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叅以著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群臣又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困敗方士占星氣太卜著龜皆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諸將

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畧盡悲痛常在朕心今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為富民侯而勸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本志曰孝武之世圖利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絕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漠北而漠南無王庭遭直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

強盛故能積群貨觀犀象璠璵則開捷爲朱雀七郡
感菟醬竹杖則開狎犴越雋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
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貝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
氍毹琪瑠蒲萄龍文魚目汗血名馬充於黃門巨象
獅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
通天之臺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荆璧天子負黼黻
襲翠被憑玉几而居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
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碣極漫演魚龍角觝之戲以觀
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

勝之

於用度不足以權酒酤管鹽鐵白金造皮弊算至船
車租及六畜民力屈財貨竭因之以凶年群盜並起
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衣持斧鉞斬斷於郡
國然後勝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
詔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
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
此天地所以分別區域隔絕內外也書曰西戎即序
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其貢物也西戎
諸國各有君長兵衆貧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
親附匈奴徒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總帥與之進

退與漢隔絕道里尤遠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夫匈奴之為患久矣漢興已來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筭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始終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婁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單于反加驕慢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厚賜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地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感惟前後無益於邊乃赫然發憤

遂身貫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師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要約以為義感君子利動貪人又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議也獨可說者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厚利以敦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要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臣父兄緩帶稚子含哺胡

馬不闕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有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武帝時雖征伐尅暴而士馬物故畧與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之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此安肯以愛子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不選守邊境武略之臣修鄣隧備塞之具礪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

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闕不亦過乎及至後世匈奴衰弱乃遣子入侍而單于或棄其子苟貪財利不顧言約虜掠所獲歲億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肯不棄質而重利也仲舒之言於是過也夫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均土貢制內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食飲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師勞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

不可撫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內踈而不戚政教
不及其民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以禦之去則備而
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
蓋聖人制禦蠻夷之常道也秋七月辛酉晦日有蝕
之不盡如鉤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
王薨薨謚曰哀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
殺侍中僕射馬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
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驃騎都尉上官桀討之
初何羅與江充善而通以誅太子時有功封之及上

滅充家何羅兄弟懼日磾視其志意非常陰察其動
靜羅亦覺之不敢發上幸林光宮日磾疾卧廬中何
羅與弟通及小弟安成謀殺使者矯節制以發兵明
旦上卧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日磾心動入坐戶內
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入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
內欲入觸寶瑟而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何羅反
左右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上曰勿格日磾摔投何
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秋七月地震往往踊
出水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宗室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

行幸盤屋五祚宮上疾篤侍中光祿大夫霍光問嗣
 焉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矣
 先是上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將令匈奴輕漢三
 月乙卯拜光祿大夫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
 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
 夫皆拜牀下與丞相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燕王
 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不得為嗣少子弗陵者鈞弋
 夫人趙婕妤之子也初上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
 邑中有奇女子氣上使召之既至兩手皆捲上自捫

之即時伸由是得號為捲夫人居鈞弋宮大有寵姪
 身十四月而生子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鈞弋子亦
 然名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初上欲立鈞弋子為太子
 以其母年少女主持政心難之會鈞弋有過乃譴以
 憂死乙酉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丁丑帝崩於五祚
 宮入殯於未央宮

讚曰本紀稱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
 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
 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內舉其俊乂與
 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禮樂

建封禪禮百神紹國典發號令文章多然可
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
文帝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萬曆二十六年刊

良十四日
文明報申由是野盡為崇夫人呂臨宮大百竈

漢孝昭皇帝紀卷第十六

皇帝戊辰卽位年八歲謁高廟三月甲申老武帝葬
茂陵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為長公主供養省中
大將軍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
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於東
方濟北王寬坐詩人倫祝詛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
利召王王以刃自刎死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
差追尊趙婕妤為皇太后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殺
畧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

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巳亥上耕于鉤
屠筭田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
戶夏為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
同並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
發犍為蜀郡奔命擊益州大破之有司請河內屬冀
州河東屬并州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
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
不疑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為京兆尹賜錢百萬金日
磾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
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

敬侯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
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
侍中僕射莽阿羅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為博陸侯桀
為安陽侯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
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
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以宗室母在位者舉茂才劉
辟彊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三月
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
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筭毋令民出今年



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
宅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
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詞訟在後
二年前皆勿聽治初桀子安娶霍光女結婚相親光
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
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驪有詔外
人付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
女卽霍光外孫安因光命內之光以爲尚幼不聽安

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
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
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
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
安女入爲婕妤安爲騎都尉月餘遂立爲皇后以后
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夏六月皇
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
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
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徃時令
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冬遣大

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爲順成侯夏陽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使公卿中二千石雜識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已下至者並不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衛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美之今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自來此是罪人也遂送詣獄窮治姦詐遂訊服本夏陽人也姓名方遂居湖以下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就方遂卜謂之曰子之貌甚

似衛太子遂緣其言乃詣闕廷尉還召其鄉里張祿者皆識知之方遂坐誣罔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光曰大臣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光欲以女妻不疑固辭畏盛滿也後以病免於家夏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爲樂鄉侯罷儋耳番禺九真郡秋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二月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問民疾苦議罷鹽鐵榷酤中郎將蘇武自匈奴還武京兆人故將軍建之子初使匈奴張勝爲副及假節

使常惠等從是時渾邪王姊子勾町王及長水虞常皆前歸漢後降在匈奴中復欲歸漢謀殺匈奴近臣衛律律者本長水胡人也生在漢中後降匈奴常惠素與勝善勝知其謀會事發覺勝乃語武武驚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禍乃歿後矣欲自殺常惠等止之單于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何面目以生引佩刀自刎絕半日復蘇單于嘉其節欲降之後疾愈單于將殺虞常等召武皆會欲因此際降武先擊虞常等令衛律以劔擊勝勝請降律後以劔擬武武不動律曰律前負漢歸匈奴賜號稱王擁衆數萬蘇君今日降

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怒罵律曰汝爲人臣不忠背叛於夷狄何用見汝爲兄弟乎律知武終不可脅單于欲必降之乃置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七日天雨雪武啣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歿單于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有乳乃得歸漢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毛盡落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戈獵海上見武能結網紡繳擊治弓弩於靛王愛之陰給衣食賜武馬畜三歲餘於靛王歿可零盜武牛羊武復窮

厄會李陵降匈奴單于使陵降武謂武曰陵來時子
卿大夫人已歿妻已更嫁昆弟或抵罪或疾病死室
家已盡今單于必欲降子卿子卿終不得歸矣人生
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來時忽忽如狂自以痛
負漢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
也子爲父歿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酒數日復
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己分歿久矣少卿必欲降
武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歿於子前陵見其至誠喟然
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罪上通天因泣下沾衿與
武決去後武聞武帝崩南向號哭數日嘔血及上即

位與匈奴和親漢使至匈奴常惠數私見使教之曰
陛下親射上林中得白鴈足有繫帛丹書言武等在
荒澤中使者以語單于單于驚謝使者曰武等實在
許遣之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名揚於
匈奴功顯於漢朝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足以過
子卿陵雖驚怯漢且貫陵罪得全其老母得奮大耻
之節志在庶幾乎曹劌於柯之盟此陵宿昔所不忘
也今漢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當復何顧乎吾已矣
令子卿知吾意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
經萬里兮渡沙漠爲將軍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石

推士衆滅兮名已頽老母已歿雖欲報恩將安歸兮
單于遂遣武歸漢而陵終匈奴中初武使出百餘人
在匈奴十九年凡從還者九人詔武謁孝武陵園廟
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十二頃宅一區常惠
徐勝趙終王良等拜郎中賜帛各二百匹其六人賜
錢各十萬歸家復終身夏大旱雩秋七月罷權酷官
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以爲金城郡鈎町侯無波
帥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無波爲鈎町王
元鳳元年春立泗水戴王子援爲泗水王戴王前薨
以無子國除後宮有遺腹子援相內史不以奏言上

聞而憐之乃立援爲王相內史下獄武都氏人反遣
執金吾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夏六
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旣九月鄂邑長
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
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上官桀父子驕放長公主
供養上於內桑弘羊爲國興利自伐其功各欲爲子
弟黨類求官以私于光光不聽由是與光爭權欲害
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邸羽林道上
稱驚蹕太官先置又擅調發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
恣疑有非常候光休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

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不肯下召光光入上曰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以將軍之廣明都肄邸皆道屬耳調校尉未滿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益幕府校尉時上年十四左右尚書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等數毀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躬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乃謀令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殺之因廢帝誘迎立燕王燕王至殺之因立桀為帝燕王與驛者書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諸郡國郡國豪傑以千數燕王以為事必成令羣臣皆裝是

時天大雨虹下屬燕王宮宮中井水皆竭有黃鼠舞燕王殿前端門中視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數千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廁中豕羣出壞竈銜釜六十枚置殿門前烏鵲自鬪宮中烏死天火燒燕南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板樹木流星墜地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燕占災者言當有兵圍城其在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會蓋王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太司農楊敞敞告諫議大夫杜延年以聞桀等伏誅燕王聞之謂相平曰事已敗遂發兵乎相平曰左將軍已歿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會賓客羣臣置酒會使者

至賜王爾書曰與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族
 異姓謀害社稷親其所踈踈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
 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爵見高
 祖之廟乎且以綬自絞歿后夫人隨王歿者二十餘
 人詔赦燕太子建為庶人謚曰曰刺王赦燕吏民杜
 延年燕倉皆封侯楊敞以大臣不即以聞不封其為
 桀等所誤未發覺者除其罪本志以為烏鵲關於燕王
 宮中烏死近黑祥也楚王成時烏鵲羣關於野而白
 者死燕王一烏一鵲關於官而黑者死俱誅反亂之
 祥同占理合此天人之明表也楚元陽舉兵於外大

敗於野故眾烏白而金色者死燕王陰謀未發獨王
 自殺於內故一烏如水色者死此天道精微之效也
 燕南城門者通漢道也天火燒之者燕往來通言姦
 謀之戒也豕出者近豕禍也聽之不聰暴急之咎也
 壞竈陳釜於庭者示不復用也而宮室將廢焉黃鼠
 舞端門者近黃祥也思心務亂之應將敗歿之象
 也庚午右扶風王訢為御史大夫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問民所疾苦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
 圍入地八尺三石為足石自立後有白頭烏數千下

集其旁昌邑社中枯木復生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魯人畦弘治春秋曉災異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孟意亦不審知其所

在孟坐誤妖言惑衆伏誅及宣帝起民間而立以弘子爲郎冬遼東烏丸反天子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

四年春正月甲戌丞相車千秋薨千秋者本齊田氏

也以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上殿故世謂之小車丞相因氏焉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爲丞相訢始爲范陽令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欲斬之訢解衣伏躡仰曰使者專殺生之柄威振郡國今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特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遂赦之不誅薦訢徵爲右輔都尉遂進至丞相大司農楊敞爲御史大夫夏四月渡遼將軍范明友以破烏丸功及前定益州功封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使持節誅樓蘭王是時樓蘭殺漢使者介子自請於霍光曰願往殺之以威示諸國於是賫金幣揚言以賜外國樓

蘭王不承之介子陽引而西曰天子以金幣賜諸國而不來我將西矣多出金幣以示其驛使樓蘭王貪漢物因往見使者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隨介子入帳中屏人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於胸左右皆散走介子告喻以王負漢罪大矣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太子前在漢者漢兵方至無敢動動則滅國矣遂立其王子安師持斬王首歸懸北闕封介子爲義陽侯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災六月赦天下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秋罷象郡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午丞相王訢薨

六年夏赦天下右將軍光祿勳張安世以宿衛忠謹封富平侯烏丸復犯塞渡遼將軍范明友擊之冬十有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爲丞相敞華陰人也以謹厚爲霍光所親少府蔡義爲御史大夫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庚辰有流星大如月西行衆星皆從之乙丑有雲如狗朱色尾長三丈俠漢西行本志以爲大星如月者諸大臣之象也天以東行爲順西行爲逆此大臣將行權以安社稷星占曰太白散爲天狗爲卒起卒起身禍無時大臣運柄將安社稷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無嗣大

臣議所立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胥本以行失道先
帝所不用光心計不安郎有上書言周大王廢太伯
而立王季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
長立少可也廣陵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心光以書
示丞相敞等乃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
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六月壬申
皇帝葬於平陵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恐及禍以問
大司農田延年議欲以廢王延年曰伊尹廢太甲以
安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如此卽漢之伊尹也光
乃引延年爲給事中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定謀是時

天陰晝夜不見日月二十餘日賀欲出光祿大夫夏
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
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光以爲安世泄語安世實
不知乃召問勝勝曰在洪範皇之不極厥罰恒陰卽
有下伐上光與安世大驚由是重經術士遂召丞相
已下羣臣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
稷如何羣臣皆失色莫敢對者田延年前離席按劍
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者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
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危如使漢家絕嗣將軍雖死何
以見先帝於地下今日之議不可旋踵羣臣後應者

臣請以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唯大將軍命光遂白皇太后。皇太后被珠襦坐武帳中。羣臣已下。皆以次上殿。召昌邑王聽詔。奏曰：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人子女，私內傳舍。引昌邑從官騶奴三百人，常與居禁闈內，戲笑殿中。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御史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贈君卿娶妻十人。今大行在前殿，發樂府器，引納昌邑樂人，鼓吹徘徊歌舞。乘法駕，驅馳北宮。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墨綬。

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卽位二十七日，使者勞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義，五刑之屬，莫大於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絕之於天下。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當廢。臣請有司以大牢告祀高廟。皇太后詔曰：可。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遂下解玉璽，組綬奉。上皇太后。王出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臣愚戇，不任漢事。遂起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郎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下。臣等負王不敢負社稷。光涕泣而去。王歸昌邑，賜湯沐。邑

二千戶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訓悉誅二百餘人唯
 中尉王吉字子陽郎中令龔遂字少卿以忠直數諫
 得減死罪一等河南王式字翁思為賀師治事使者
 責問式何以無諫書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詩授王至
 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為王言之至於危亡
 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言之臣以三百五篇詩
 諫王何以為無書亦得減死為世儒宗初賀之在國
 也好遊獵無節度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經術而
 好逸遊伏軾躡銜馳騁不止口捲於叱咤手勤於轡
 箠身勞於車輿朝則冒霜霧晝則犯埃塵夏則為大

暑之所暴炎冬則為風霜之所偃薄非所以養性命
 隆仁義也夫廣廈之下旃茵之上明師在前勸頌在
 後上及唐虞之隆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
 國之道忻忻然發憤忘食日新其德其樂豈徒銜鑣
 之間哉王每放縱失道吉輒諫爭龔遂亦數直諫陳
 禍福號泣蹇蹇無已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
 社稷危也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趨走曰郎中令善愧
 人及國中皆畏憚焉及王之徵也吉遂又數納諫王
 不能用遂至於廢於是迎衛太子之孫病已而立焉
 是為孝宣帝 論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

紂自絕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智固，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謂王主。剋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哀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遊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壅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

王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哀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為人而後已利焉，治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蹈哀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為善之至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福之所隆，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以立至難，便計也；興至福而降至禍，厚實也。其要不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

幾然迹觀前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
宴安誘於諂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
之則至是以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
昃夙夜不怠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
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
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
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
意抵失不撓直諫邊非不避死罪是謂直臣奉法守
職無能徃來是謂具臣便嬖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
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

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
亂雜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
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
覽乎

贊曰本紀稱昔者周成王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
流言之變孝昭以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
謀成主不疑用公孝昭卒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大
矣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
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元始元
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



苦諫臣鉞罷推沽尊號為昭不亦宜乎

漢孝宣皇帝紀一卷第十七

宣帝初生數月遭巫蠱事幽於郡邸獄廷尉監魯國
邴吉字少卿治巫蠱事於郡邸獄憫曾孫之無辜擇
女徒謹厚者使保養曾孫置閑燥處望氣者言長安
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中
繫者欲盡殺之及使者至郡邸獄官閉門拒使者曰
皇孫在此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自
夕至明不入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
然也赦天下郡邸獄巫蠱者亦不決曾孫拘繫五年
吉私給衣食占視甚有厚恩後收養於掖庭令張賀

嘗事衛太子奉養曾孫甚謹以私財供給之既壯爲
取暴室晉夫許廣漢女爲妻因依廣漢兄弟及祖母
家史氏受詩於東海復中翁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
止數有神光照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
自怪秋七月庚申徵入未央殿封武陽侯遂卽皇帝
位見於高廟年十八八月己巳丞相楊敞薨九月大
赦天下戊寅御史大夫蔡義爲丞相年老短小兩吏
扶夾乃能行衆庶咸曰大將軍苟可用專制者光聞
之曰以爲天子師宜爲丞相何謂乎初義以詩授昭
帝其人守學無咎而已戊辰左馮翊田廣明爲御史

大夫冬十有一月立皇后許氏羣臣方議所立上乃
求微時故劔羣臣知其旨乃奏立許婕妤爲皇后父
廣漢自以刑人不宜居位封爲昌城君後封平恩侯
皇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節詔諸郡國謹牧養民
以風化大將軍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聽遂委任
焉事皆先聞光然後奏御益封光萬七千戶賞賜黃
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綵繒三萬匹奴婢百七十人
馬三千匹甲第一區將軍張安世封萬戶侯其餘各
以次受封夏四月庚午地震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

赦天下賜吏民爵勿收田租賦六月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謚號歲時祀其議謚具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閭臣愚以爲親謚父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比諸侯國置奉邑三百戶故皇太子曰夷園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姊號曰夷夫人置守冢四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太子有妃有良姊有孺子凡二等皆稱皇孫史良姊者魯國人也兄曰恭有三子曰高曾玄後皆封列侯悼后王氏涿郡人兄曰無辜封平昌侯次曰武封昌樂

侯賜外祖父母號曰博平君食邑苗萬一千戶追尊外祖父母乃始爲恩成侯詔涿郡治塚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秋七月立燕刺王太子建爲廣陽王廣陵王胥少子弘爲高密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又爲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以開有德也昭帝卽世無嗣大臣憂憊昌邑卽位淫亂而廢是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雋異之德此聖賢所以推天命也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

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受始之統蕩滌煩
文除民疾苦存亡繼絕以應天意夫獄者天下之大
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者皆欲人死
非憎之也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
後患故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自安之道在人
之死也夫人之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妄辭以示之吏治者
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密內
之蓋奏者當成之時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歿有餘罪
何則文致之法明也語曰畫地爲獄誓不入刻木爲

吏議不對此皆嫉吏悲痛之辭故曰天下之患莫不
甚於獄上善其言遷廣陽王和府長史後爲臨淮太
守治有異迹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延年齊人也以定
策安社稷封陽城侯官發僦民車牛三萬乘載沙使
橋下送置陵上車直錢一千延年詐增車直二千坐
盜益三千萬御史大夫田廣明謂霍光曰春秋之義
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大事莫成今縣
官出三千萬錢與之何苦乎光曰然子賓實勇士當
廢大義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日

病悸曉大司農通徃就獄得與公卿議之延年曰幸
得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而死夏四月
詔有司議孝武廟樂六月庚午尊孝武廟曰世宗奏
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凡武德昭德盛德之舞所
以尊祖宗也諸帝廟皆當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
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當立廟告祠祠世宗廟日有白
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廟後有鴈五采
集殿前西河郡立世宗廟有神光與於殿側又與於
房中如燈火狀廣川郡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房戶
夜有光殿上盡明初議立世宗廟長信少府夏侯

勝以爲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侈無度不宜立
廟勝坐毀謗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
不舉劾皆下獄久繫霸欲從勝受業勝辭死罪霸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受霸尚書繫更再冬
講不怠會赦勝出爲諫議大夫給事中薦霸楊州刺
史霸字次公淮陽人勝字長公夏侯始昌之族子勝
爲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爲君或自稱字上
前上更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
曰陛下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誦之臣
以可傳故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

無懲前事初皇太后聽政霍光以令太后從勝受尚書及勝卒太后縞素五日儒者以爲榮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初霍光夫人顯有小女欲貴皇后當產疾顯陰使醫淳于衍行毒藥後有人上書告諸醫治疾無狀者皆收繫顯恐急具狀諮光因曰旣已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後奏上置衍勿論事不發覺夏大旱五月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與蒲類將軍趙充國虎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兵十五萬與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並擊匈奴初匈奴數侵邊又

西伐烏孫武帝欲與烏孫共擊匈奴故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昆彌昆彌以馬千匹爲聘禮漢爲公主備屬官內官侍御數百人公主自爲宮室居歲時與昆彌飲食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上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遺之甚厚細君卒復以楚王戊之孫女解愁爲公主以繼之於是匈奴復侵烏孫昆彌昆彌與公主上書請共擊匈奴烏孫自將五萬騎常惠與烏孫獲匈奴父行與媵名王都尉已下四萬餘級牛馬駱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其虜獲時匈奴聞漢大出兵皆將老弱驅畜產遠遁逃故漢軍所得

少而祁連將軍虎牙將軍有罪皆自殺常惠封長羅侯匈奴由是人民畜產死亡者衆而國虛耗矣其冬單于自將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一丈餘匈奴人民畜產凍死還者十無一二於是丁零乘弱攻其北烏丸入其東烏孫入其西又重以饑餓死者十三匈奴大困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治匈奴遂弱矣六月乙丑丞相蔡義薨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爲丞相大司農魏相爲御史大夫

四年春正月遣使賑貧民減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三月乙亥立皇后霍氏光女也賜丞相以下至

郎吏金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泉出宗廟墮落上素服避正殿五月大赦鳳凰集北海安丘秋廣川王去有罪廢徙上庸自殺去者惠王越之孫初事師受易師數諫正之去後以師爲內史掾師數使內史禁切王家欲以示正之去怒陰使人殺師父子不發覺其後用幸姬昭信等之讒殺姬昭平等二人恐語泄復殺婢三人昭信又曰夢見昭平等去曰虜乃敢復見不畏我邪掘屍皆燒之爲灰後立昭信爲后又陰譖去姬陶室卿疑與郎吏有私去即裸望卿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

走投井未死割其脣鼻斷其舌昭信與去共支解置
 大鑊中又取桃灰毒藥并煮之連日復殺其女弟都
 後去數召姬榮愛與之飲酒昭信讒之投井中出之
 未死燒刃灼潰兩眼生割兩股銷鉛錫灌口中愛死
 支解以棘埋之諸得幸者昭信皆讒殺凡十四人皆
 埋宮中昭信又謂去曰諸姬淫泆難禁請閉諸舍門
 無令得妄出入使其大婢為僕射主外永巷盡閉封
 諸舍門上鑰於太后太后置酒乃召見昭信與去從
 十餘婢傳歌遊戲望卿母求二女屍昭信令奴殺之
 後捕奴得辭伏狀內史相劾狀奏之有司請捕誅去

上不忍致法廢徙之蜀昭信棄市

地節元年春正月有星孛於西方太白二丈本志云
 太白為天之將軍彗孛加之掃滅之象也三月假郡
 國貧民田夏四月詔宗室屬藉未盡而罪絕者復屬
 使得自新冬十有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有二
 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二年春正月庚午大司馬將軍霍光疾病上自臨問
 為之涕泣及薨皇太后親自臨喪太中大夫御史持
 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幕府墓塚上賜金錢繒絮繡
 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玉珠璣玉含梓棺便房黃腸題

湊各一具椳木外藏椁一十五具東園溫明秘器皆
 如乘輿制度載光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
 車北軍五校士軍陣至茂陵以送葬謚曰宣成侯疇
 其爵邑復其後世如蕭相國子禹嗣為左將軍復使
 光兄子雲侍中奉車都尉雲弟樂平侯山領尚書事
 示不專政以優崇霍氏也夏四月戊辰立皇太子大
 赦天下霍光既薨光夫人顯改光生時所造瑩制而
 更奢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臺南出學恩盛
 飾輦道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以守之廣治第舍
 作乘輿駕輦加畫繡茵馮黃金塗車絮薦輪侍婢以

五綵絲輓顯於第中遊戲與光所幸監奴馮子都淫
 而高山等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及山兄冠軍侯雲當
 朝謁數稱疾私出遊獵或遣蒼頭代朝謁莫敢譴者
 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無度及上立太
 子顯怒不飲食嘔血三日曰此乃民間子安得立后
 有子反當為王邪後教皇后鳩太子皇后數召太子
 賜食阿保必先嘗之后挾毒藥不得行霍氏與御史
 大夫家爭道欲蹋大夫門御史叩頭謝奴乃去其放
 縱如此御史大夫魏相上書言霍氏驕奢恐浸大不
 可制宜有損奪其盛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後

又故上事皆有二封其一封錄尚書事當先發所言不善輒不奏相復白去副封以防壅塞上善之詔相給事中相字弱翁濟陰人也於是上親政事羣臣得以徑奏封事上五日一聽朝丞相以下各依職奏事采納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雖功勞當遷輒厚加賞賜不數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具備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郡守輔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上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怨恨歎息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

石乎以爲長吏者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上久不敢欺罔則民從化故二千石不可數遷徙有治理之効者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輒選所長而遷次用之故民安其土吏勸其業矣時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任用能吏諫議大夫王吉上書曰今世俗吏治民者非有禮義仁信稱旨可世世通行者也徒設刑以守之欲以爲治者不知其所由意以爲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國異政人殊俗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朴日消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非虛言也願陛下承天心發大義與大臣
公卿延及儒生述禮樂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致於仁
壽之域則治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
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以條奏吉又以世俗嫁娶
太早未知有爲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
人多夫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恥不相及故有不舉
子者夫得任子弟爲官失舉賢之義又漢家列侯尚
公主諸侯列國入承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
陽之位皆宜改正時上不納吉言乃謝病歸論曰
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釐降二女於媯汭

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
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凌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
降則昏亂於下者衆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夫成大
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凡吉所言古之道
也
三年春正月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至
者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
侯夏四月戊辰車騎將軍光祿勳張安世爲大司馬
車騎將軍如故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上
䟽願口陳災異上在民間時素聞蕭長倩名曰此東

海蕭生邪問其狀對曰春秋魯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孫專權卒逐昭公向使魯公察其變宜無此害附枝大者敗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此堯舜之用心也然祥瑞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惟明主親萬機舉賢良以爲腹心公道立則姦邪塞姦邪塞則私權廢矣對奏拜望之爲謁者是時招賢良納直言多上書言便宜者輒下望之問狀或用或罷所獻奏皆可望之遷諫議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初霍光秉政長史邴吉薦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時吏民見光者

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之望之獨不聽自引出閣光令吏勿持旣見責曰將軍輔翼幼君將流大化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令士見者皆露索挾持恐非周公輔相成王之禮致白屋之意也於是光獨不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吏二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而望之以對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長仲翁出從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木望之曰各從其志望之復失郎至是乃得用焉是時光兄子中郎將冠軍侯雲樂平侯山皆以過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書曰臣聞公子季友

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寬有功於齊
 皆疇其官位延及子孫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
 專魯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尤甚今朝臣皆明
 言陛下褒寵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宜罷王侯皆就
 國明詔以恩德不聽羣臣以義固爭之久而後許之
 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以朝臣為知禮今朝
 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
 兩侯已出人情不能相遠也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
 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上善
 其言五月甲申丞相韋賢以老病錫金鞍車駟馬薨

於家子弘為太常丞賢以弘當為嗣太常職當陵廟
 煩劇多過勅令自免弘懷讓不去官及賢病篤弘坐
 宗廟事繫獄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
 言於是門下生與賢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承上
 書言大行以小子河南都尉玄成為後玄成聞當嗣
 即佯狂驗不得已乃使封爵上高其行以玄成為河
 南太守弘為大都尉遷為東海太守後玄成為列侯
 侍祠孝惠廟雨淖不駕馬車而騎馬至廟下削爵為
 關內侯玄成自傷貶父爵乃為詩自責曰惟我小子
 不肅會同墜彼輿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墜之

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爲忍愧寄之我顏孰將遐狂
從之夷蠻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人終焉其度
誰謂華高跂其齊而誰謂德廣厲其庶而嗟我小子
不貳其尤墜彼令爵由此擇辭四方羣后我監我視
威儀輿服唯肅是履六月壬申御史大夫魏相爲丞
相太子太傅邴吉爲御史大夫少傅東海疎廣字仲
翁爲太子太傅平恩侯許伯爲太子少傅以太子尚
幼伯欲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事上以問廣廣對曰
太子國儲副君官屬師友必取天下英俊不宜獨親
外家且太子有太傅有少傅官屬以備今復取舜監

護家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而止
廣兄子受爲太子家令亦恭謹而好禮上幸太子宫
受迎謁應對及置酒侍宴奉鱠上壽辭禮閑雅上甚
歡悅頃之拜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每朝太傅在
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九月壬辰地震冬十月詔
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詔
池苑未幸御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修治流民還
鄉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冬十有一月詔郡國
舉孝弟有行義者各一人十有二月初置廷尉平四
人秩六百石諫議大夫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

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
令律令一定愚民知其所避畏姦吏無所弄權柄今
不正其本而救其末世衰毀則廷尉平招權而爲亂
首矣省汝山郡并蜀郡

漢孝宣皇帝紀一卷第十七

漢孝宣皇帝紀二卷第十八

四年春正月封蕭何孫建爲鄼侯詔民有太父母父
母喪勿徭事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雞子地深一尺
五寸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詔曰自今子有匿父母
妻匿夫孫匿太父母皆勿治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太
父母匿孫罪殊死以下皆詣廷尉以聞立廣川惠王
孫文爲廣川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誅初霍氏
顯殺許后事頗漏泄而未察上乃徙霍氏諸女壻在
內及爲將校者皆爲郡守更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屯
兵霍氏由是恐懼而顯乃以許后事告禹等禹等驚恐

曰縣官所以斥逐諸女婿必以是故也。霍雲所親張放謂雲曰：可令太夫人言於太后，先殺丞相及平恩侯，移徙陛下在太后耳。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霍山及張放等。後有詔勿捕山等，愈恐曰：惡端已見之久，尤未發發，即族我矣。不如先之。遂謀反。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因令其女婿光祿勳范明友等承太后制，引斬丞相平恩侯。因廢帝而立禹。會發覺雲山明友等自殺，禹具五刑，顯腰斬。先是禹夢見第門皆壞，有人發第端門，屋瓦投之地，就視之則不見。先是茂陵徐福上疏曰：霍氏太盛。

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割，無令亡書。三上，輒不報。聞霍氏旣誅而告霍氏反者，金安上等五人皆封侯。或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有積薪，客曰：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恐爲火患。主人不聽。俄而其家失火，隣人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灼爛者在上，其餘以功次坐。而言曲突者不得與焉。或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請客，不及曲突徙薪，曲突徙薪反無恩，澤焦頭爛額，復爲上客。邪？主人乃悟而請之，向使徐福之言早行，國無列土之費，而臣亡逆亂。

之敗矣。上乃賜福帛千疋，以爲郎中。初，禹與張安世長子千秋俱爲郎中，將兵從擊匈奴。還，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對。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才，乃歎曰：「霍氏世衰而張氏興矣。」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九月，詔曰：「今繫者或以笞無辜，饑寒凍死獄中，何爲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笞掠若病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十有二月，清河王延年有罪，廢遷防陵。渤海太守龔遂以治民有績，徵先是渤海左右數

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禁。遂以選爲太守。時年七十餘，形貌短小，上望而心輕之。問遂曰：「渤海擾亂，將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渤海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卹，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爾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邪？」上聞，遂對甚悅，曰：「選用賢良，故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陛下詔丞相、御史，且勿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行事。上許之。加錫黃金，未至郡。郡界遣兵以迎遂。遂於是移書罷追捕盜賊，吏民諸持鋤鉤田器，皆爲良民。吏無

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悉遣迎兵還軍車至府郡中
翕然盜亦皆罷又多劫掠聞教令即時解散皆持鋤
鉤於是郡內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廩假貸貧民
選用良吏慰安收養焉齊俗奢侈好爲末伎不作田
種遂乃躬率以節約使民賣刀劍買牛犢曰何爲帶
牛而佩犢乎勸民農桑課民收歛數年之間民皆富
足而獄訟息止上徵遂到將見議曹掾王生謂遂曰
天子卽問君何以爲理者君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
臣之力也上嘉其言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
稱之也遂對曰議曹掾教戒臣上拜遂爲水衡都尉

而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龜茲夫人
即烏孫公主女也自以得尚漢外孫故請朝上納之
贈賜甚厚焉號夫人曰公主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
歸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
儀外國爲之語曰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所謂驪也
以杜陵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徙丞相將
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者於杜陵鳳凰集太山陳
留甘露降於未央宮三月赦天下徙勤事者賜吏民
爵鰥寡孤獨帛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國百戶爲

奉明縣有司奏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
 考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置縣尊夫人曰皇太
 后置園廟奉邑益乘園各滿三百家復高祖功臣絳
 侯周勃等三十六人子孫世世勿絕嗣其無嫡後者
 復其次秋八月詔舉通文學者冬置建章衛尉
 二年春正月詔曰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
 身奉法未能有稱朕甚憫焉其赦天下厲精更始二
 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錦帛各
 有差王氏之先有功於高祖賜爵關內侯至王皇后
 父奉光上在民間時與相識有女當適人夫輒死及

上即位乃納之後宮為婕妤是時諸愛寵婕妤皆有
 子上懲霍后之欲鴆太子也以王婕妤無子有寵乃
 立之以母養太子封父奉光為印城侯夏五月詔曰
 吏用法式或以心巧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
 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無由得知或擅興徭役飾厨
 傳稱過客越職逾法以取名譽二千石皆察官屬勿
 用此人今民頗被疾疫之災其令郡國被災甚者無
 出今年租詔曰聞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而今
 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朕甚憐之其改諱詢觸諱
 在令前者赦之冬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腰斬廣漢字

子都涿郡人也坐殺人不辜丞相按驗之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甚急廣漢乃將吏突之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堂下收奴婢十餘人考問其事丞相上書自陳曰妻實不殺婢婢有過自殺耳丞相司直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不道上乃下廣漢廷尉獄又坐殺人不辜治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初廣漢爲京兆尹廉明抑強扶弱小民得職而吏士盡心其盜賊姦邪纖微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欲劫人語未及竟廣漢知之使吏捕治之具伏富人蘇回爲郎二人私劫

質之有頃廣漢至曉賊曰釋質束手善相遇幸逢赦賊驚愕即出叩頭廣漢爲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遂送獄勅吏謹遇之給酒肉冬當斷預爲調棺歛具皆曰死無所恨矣廣漢嘗召湖都亭長湖亭長西經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通問趙君湖亭長至廣漢曰界上亭長謝我何故不爲致問其摘姦發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令長安遊徼獄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京兆清正長老稱之以漢興京兆尹無及廣漢者百姓追思而歌之初爲潁川太守誅大姓首惡郡中震慄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及

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然好用新進少年率多果敢之計侵犯貴戚大臣卒以此敗焉車師王烏貴靡初和於匈奴後降漢又恐匈奴攻之懼而奔烏孫漢使者鄭吉田於渠黎乃迎車師王妻子傳送長安賞賜甚厚四夷朝會常尊顯而示之乃立車師太子軍宿爲車師王徙居渠黎而吉等田車師故地匈奴爭之而攻漢屯田者趙克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丞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

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自頃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田車師故地不足以置意中國今諸將軍欲興兵入奪其地臣愚不知此兵欲何名也今邊境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兵出雖勝必有後憂今郡國守相率多不精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郡國盜賊繁多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纖微之忿於遠夷此乃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上乃棄車師之地丞相又奏言古有羲和之官以承四時之節以敬授民事人君動靜奉順陰陽則和氣應而災害不生自高皇帝時有主四時之官臣願陛下選用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事明言所職以順陰陽上從之丞相勅掾吏案事郡國若休告還府輒白四方得失異聞盜賊災變輒奏言之以廣視聽是歲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楚公主子元貴靡爲嗣得復尚漢公主上以楚公主弟子相夫妻之送至燉煌聞烏孫昆彌死元貴靡不得立乃還答公主侍者馮嫪常持節爲漢公主使外國外國敬信之

號曰馮夫人上乃徵馮夫人問烏孫狀而遣謁者送馮夫人輅車持節詔昆彌烏孫就居以爲小昆彌而立元貴靡爲大昆彌兩昆彌之號自此始也

三年春神雀集泰山有鳥五色以萬數飛過京師翺翔屬縣賜諸侯王將軍列侯二千石至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殛封之有痺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子爲海昏侯又曰御史大夫邴吉中郎將史魯史玄長樂衛尉許雉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故掖廷令張賀輔導朕躬厥功茂矣

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賀子侍中中郎彭祖爲陽
都侯追謚賀爲哀侯吉魯玄舜延壽皆列侯故人及
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以差受祿賜是時
掖宮婢名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下掖
庭令問則則辭引御史大夫邴吉知狀吉識之謂則
曰汝嘗坐養皇孫不謹督管之安得有功獨渭城胡
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詔求組徵卿皆已死有子孫
皆受厚賞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見具問則乃知
吉有舊恩賢其不言會吉病篤封吉爲博陽侯就加
印綬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

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者吉未獲報而病甚非其
死疾也後吉瘞上書固辭封上不聽及杜陵陳遂字
長子上微時與上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
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
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
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
遂爲京兆尹後至廷尉遂孫導字孟公以好賓客著
名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偉貴戚豪傑咸敬重之所在
輻湊莫不震動爲河南太守作私書與京師故人召
善書吏十人於前遵憑几口授與書吏且省官事書

數百封親疎各有意義河南人大驚性善書與人尺牘莫不藏之以爲榮然好酒奢放不拘禮度與張敞之孫張竦字栢松相善而竦好學問節約自守並著名字仕宦相及遵謂竦曰足下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我獨差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長短子欲學我亦不能吾欲效子亦敗矣夏六月立皇太子欽爲淮陽王欽者張婕妤之子也好經學法律聰達有才上甚愛之而張婕妤最幸有寵上有意欲立張婕妤子欽然以太子起於細微上少時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不忍廢也是

歲皇太子冠旣學邇論語孝經太傅竦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即日廣受俱謝病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賜黃金各二十斤而皇太子贈以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祖道於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及道路觀者莫不歎息皆曰賢哉二大夫廣受旣歸東海令其家供酒食諸族人鄉里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盡未昆弟諸老謂宜爲子頗立產業廣曰吾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於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

宣
漢紀卷十八
則益其過且夫富者人之所怨吾既無以教化其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老臣也故樂與其鄉黨宗族共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宗正陽成侯劉德者辟強之子也亦抑損自守家產不過百金餘與昆弟賓客終不積財霍光秉政欲以女妻德德不敢娶畏盛滿也好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召見武帝謂之千里鉤德治淮南獄盡得淮南秘書德小子向字子政幼而誦習之以爲奇表言黃金可成上令向典尚方鑄作事費金甚多向坐僞鑄黃金下獄當死德上書訟向有司奏

德訟子罪失大臣之體會德病卒上亦奇向有才得減死論後立穀梁春秋上因令向受穀梁春秋傳與諸儒講五經於石渠拜郎中給事黃門遷諫議大夫給事中向後爲宗正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清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精思於經術晝讀書傳夜觀天文或寢不達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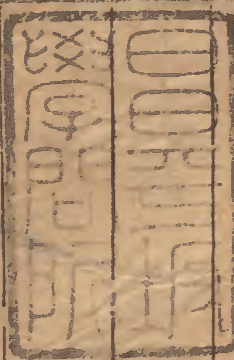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耄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李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

宣
漢紀卷十八
問孤寡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二月
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三月詔曰乃者神雀五采以
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
苑朕之不逮寡子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
吏民爵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秋八月賜
功臣嫡後黃金人二千斤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
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翁歸字子沉其清潔語不及私
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然任刑威京師畏之其奸
邪遊俠皆有名藉盜賊發其比伍輒使以類推迹其
所過抵率常如其言初田延年爲河東太守召見故

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肯
起對曰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延年乃與語太奇之自
以爲不及翁歸遂舉孝廉後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
于定國欲以邑子二人囑托且令坐後堂待見及與
翁歸語終日不敢見之已而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
不任事也且不可干以私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張安
世薨安世以大司馬領尚書事職典樞機謹慎周密
再定大政已決輒稱病出聞有詔令乃大驚使吏之
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預議也常有所薦
其人來謝安世安世大恨之以爲舉能達賢豈有私

謝邪後絕不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曰以君之功高明主所知絕不許已而郎果自遷幕府長史或謂安世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議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人臣自修而已安知士而薦之其匿名迹遠權勢皆如此然安世家僮七百人各有伎巧積累纖微故能殖其貨富將擬過霍氏然身衣弋綈夫人紡績車服甚節安世薨子延壽爲嗣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從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彭祖初上微時與同硯席讀書上親之上以延壽爲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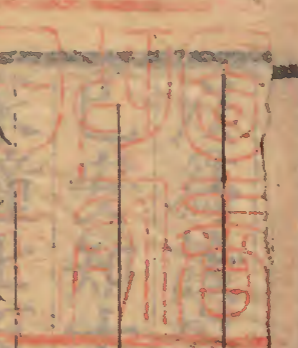
讓乃徙封平原侯戶口如故租稅減半遣使至烏孫求車師前王是歲車師王烏貴靡自烏孫至賜第舍令與妻子居是時比年豐嘉穀玄稷降於郡國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神雀仍集



乙

平一了了

林学七



精其史骨爪平軒雀以集

式葦莖然函齋煥剛此中大真煥存輝南微淡白氣

令與妻于武長却此平豐熹知之舞到於海國金芝

不車伯前王吳焄車前王高貴報自鳥經至煥學命

對八掛挂平京利口以若味蘇半豈對至鳥絲

